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論功受賞 避近幸決計歸田

話說楊元帥班師回京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這日已到了京城，當將大隊人馬扎住城外。次日天明，楊元帥、張永便率領徐鳴皋等十位英雄，進城覆命。當有黃門官啟奏進去，卻好武宗早朝未罷，見說楊一清已班師回來，即刻宣進召見。黃門官傳旨出來，楊一清、張永即便帶領徐鳴皋等人朝見駕。到了金殿，楊一清等眾即俯伏金階，三呼已畢，武宗欽賜平身。大家又謝了恩，這纔歸班，站立一旁。武宗先溫諭了一回，然後將討賊各情問了一遍。楊一清細細奏呈上聽，並云：“逆藩安化王現已押解來京，伏候聖上發落。”武宗聞奏，即命人將真鐮送交刑部監禁，候旨上決。張永又將楊一清如何勤勞，徐鳴皋等如何奮勇，仇鉞如何設計討賊，非破格獎賞不足以酬功績奏了一遍。武宗聞奏大喜，當下即面賜加封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兼授武英殿大學士，仇鉞著傳旨加封咸寧伯，徐鳴皋等皆封將軍，俟後有功，再加升賞。各人謝恩已畢。武宗又傳旨：“著撥庫銀三萬兩，為犒賞三軍之用。所有隨征各軍，即著徐鳴皋暫行統帶。楊一清著即入閣，兼管吏部事務。”楊一清與徐鳴皋復又出班謝恩。武宗退朝，各官也即朝散。

次日，武宗下旨：“真鐮著即斬首示眾。”由此這賊既平，朝廷便太平無事。又兼楊一清入閣問事，更是內外嚴肅，君臣一德，同心共治太平天下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宸濠自七子十三生、十二位英雄破了余半仙的迷魂陣，宸濠雖也稍為斂跡，但那謀叛之心，卻未嘗一日或忘。接著，又探聽得楊一清討平真鐮，徐鳴皋等皆為朝廷所用，因此不敢倉卒舉兵，只得潛蓄叛黨，以待時日。這且不表。

卻說張永自隨楊一清討平真鐮，武宗即墮幸異常，由此日與江彬用事。江彬欲攘永權，累導武宗遠遊。武宗為彬所惑，于是巡幸不時。又兼義子錢寧用事，朝政幾又濁亂。

會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，八月京師地震，十二年夏京師大旱。楊一清既入閣問事，見此連年災異，不敢隱忍；又因武宗巡幸不時，朝臣屢諫不聽。不得已上疏奏陳時政，譏切錢寧、江彬近幸等人。錢寧、江彬切齒痛恨，江彬因說道：“楊一清這老匹夫如此可惡！怎得設個法兒，將這老匹夫趕出，我輩纔可為所欲為。”錢寧道：“這卻不難，可如此如此，包管那老匹夫不久就要見罪于聖上了。”

過了兩日，果有優人造成蜚語，妄說楊一清妄議國政，跋扈朝廷，奴隸廷臣，交通外黨。卻好這日武宗張樂飲宴，優人便將所造各蜚語乘間報之，武宗果相信不疑，次日早朝，面詰楊一清各事。楊一清當下嚇得汗流浹背，即碰頭奏道：“臣世受國恩，雖肝腦塗地。不足報于萬一，臣又何敢跋扈朝廷，擅攬國政？尚乞聖上明矜暗訪。果有前項各事，請治臣以不臣之罪；若無此事，必有近幸妄造蜚語，以惑主聽，亦請聖上務相造語之人，治以誣蔑之罪，則國家幸甚，微臣幸甚。”武宗聞奏，便望楊一清笑道：“朕前言戲之耳，卿何必如此認真耶？朕豈不知卿之為人素稱忠直，而顧有如此之妄乎？卿毋介意便了。”楊一清當下又碰頭謝罪道：“臣誠有罪，惟願聖上親賢臣、遠小人，臣雖碎身粉骨，亦所願耳。臣不勝昧死以奏。”武宗聞奏，不覺微有不悅，道：“卿所奏親賢臣，遠小人二語，賢臣自宜親近，但不知朕所親小人者何在，想卿有所見聞耳。”楊一清見問，知武宗不悅，趕著碰頭奏道：“聰明神聖，莫如陛下，豈不知親賢臣、遠小人？原不足為臣慮。臣所以不得不奏者，欲陛下防之于將來，不必為小人所惑，臣亦庶幾報恩于陛下耳。幸陛下察之。”武宗見楊一清說得委婉，方纔息了怒容，退朝進宮而去。

各官朝散，楊一清回至私第，心中想道：“現在聖上偏見不明，我若久戀朝廷，必難結局，不若乞休歸田，尚可克全晚節。”因與夫人田氏言道：“卑人現年已過花甲，日漸頹唐，兒子尚未成立。若久戀爵祿，殊覺非計。況當此闖宦專權，我又生性剛直，一舉一動，大半不滿人意，現在聖眷雖隆，卻不可恃。常言道‘伴君如伴虎’，倘若一旦聖心偏向，敗壞晚節，反為不美。不若趁此急流勇退，解組歸田，做一個閑散農夫，以了天年，反覺得計。至于名垂青史，功在簡編，後世自有定論，此時亦不必計及。卑人立意如此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田夫人聞楊相之言，便喜道：“老爺所慮甚是。現在錢寧、江彬一流，專權用事，眼見朝綱紊亂。聖上又墮幸異常，老爺又剛直不阿，難保不為若輩所忌。乞休之計，甚是保全之道，但不識聖上可能允准否？”楊一清道：“不瞞夫人說，今早上朝，聖上即貶卑人數事，說卑人攬權專政，跋扈朝廷。卑人當奏告聖上，此必有小人妄造蜚語，上惑君聽，並勸聖上親賢臣、遠小人。那知聖上不察卑人之言，反有不悅之意，問卑人所謂小人何在。幸虧卑人委婉奏對，聖上始覺轉怒為喜。因此卑人見此情形，惟恐聖上偏聽不明，讒口鑠金，事所必至。與其有失晚節，不如及早罷休，所以卑人纔有這歸田之意的。若謂聖上不准，卑人逆料斷無此事。現在錢寧一流，只慮卑人不肯乞休，若果上了這乞休表章，即使聖上有畜用之意，錢、江輩亦必憊惠聖明，准我所請。我于那表章上再說得委婉動聽，必然允准的。”

此時，楊相的公子名喚克賢，年方一十三歲，聽得楊相這番議論，也便恭恭敬敬的說道：“爹爹方纔與母親所言，孩兒亦覺甚善。在孩兒看來，做官雖有光耀，卻是最苦之事。人家覺未睡醒，五更甫到，便要上朝。每天還要面皇帝碰頭，更要跪在那裏說話。

少年人還可勞苦，如爹爹這偌大的年紀，早起睡晚，怎麼能吃這樣苦？官卻不可不做，古人有言：‘顯親揚名’，正是這個意思。若長久做下去，也殊覺無味。不如依爹爹主意，辭去爵祿，安穩家居。每日又不須起早，無事的時節，或同朋友下棋，或自己看書，或與母親閑談閑談，或教授孩兒些古往今來之事，在家享福，何等不好？等爹爹過到一百歲，那時孩兒也成人了，便看著孩兒去中狀元，再如爹爹這樣大的官做幾年，代皇上家立一番事業，建下些功勞，再學爹爹今日歸田的法子。”公子言畢，楊公大喜，便笑道：“我兒，為父的就照你這樣說，明日上朝面奏一本，絕計歸田便了。”

少刻擺上飯，夫奄父子用飯已畢，即命家丁將徐鳴皋等請來，有話面說。家丁答應前去。一會兒，徐鳴皋等十位英雄齊集相府。楊丞相與徐鳴皋等分賓主坐定，徐鳴皋卻首先問道：“丞相見召，有何示諭？”楊丞相便嘆了口氣，說道：“諸位將軍有所不知，現在朝廷闖宦專權，錢寧、江彬等頗得近幸。眼見朝綱紊亂，不可收拾，老夫目不忍視，聖上又偏聽不明。現在老夫年紀已大，不能顧全朝政，與其素餐尸位，不如解組歸田。因將軍等皆國家棟梁，忠義素著，所以老夫特請諸位到此，用告一言：老夫乞休之後，諸位將軍當以上報國家為重，鋤奸誅惡為心；而且宸濠叛逆雖未大明，終久必為大患，那時總賴將軍等竭力征討，以定國家磐石之安。老夫雖已乞休，亦屬不得已之舉，還望將軍等俯聽老夫一言，共相自勉，則老夫有厚望焉。”楊丞相將徐鳴皋等勉勵一番，若有戀戀不舍之意。畢竟徐鳴皋等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